

周恩来

在他的笔底，
培育了中国人民的
觉醒和团结，
促成了现在
中国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
一定要继续努力，
为实现
韬奋先生全心向往的
和平、团结、民主的
新中国
而奋斗不懈。

革命烈士卷

邹韬奋



孙 霞 编 著

- 少年苦学 志存高远
- 主编《生活》首开先河
发行创纪录
- 心系大众 尽瘁国事
为救亡运动民主政治
竖旗文坛
- 虽萍踪异域 坐监流亡
决不屈于强暴
- 向黑暗进军
黎明前的一颗晨星
- 病榻遗文
犹殷殷以祖国人民
为念
- 笔炳千秋 伟业千古在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D432.62

67/39

革命烈士卷

邹韬奋

孙霞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周翼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邹韬奋 孙霞编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1

(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丛书:烈士卷)

ISBN 7-5006-1486-1

I. 邹...

I. 孙...

II. 邹韬奋-生平事迹

N. K825.4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5.25印张 3插图 105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50元

目 录

引 子：晨星陨落

第1章：望子成龙	(4)
第2章：梦想成真	(10)
第3章：小小过街楼	(24)
第4章：无名小卒	(34)
第5章：抗战大舞台	(43)
第6章：流亡海外	(58)
第7章：竖旗文坛	(73)
第8章：狱中《经历》	(89)
第9章：宁折不弯	(100)
第10章：香港罹乱	(109)
第11章：戎马书生	(118)
第12章：隐居江头村	(128)
第13章：敌后考察	(141)
第14章：病榻遗嘱	(154)
第15章：英灵永垂	(162)

引子：晨星陨落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国文化界杰出的新闻记者、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邹韬奋先生在上海与世长辞。

在这位文化巨人、爱国志士的身后，碾过了阵阵沉痛的雷声……

他的一生，为了抗日救亡、民主政治，为了真理、为了人民，曾千百次地抗争，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直至挺身入狱，颠沛流离，身染沉疴，资志以殁！

韬奋先生，你知道吗？你的遗嘱，根据你生前的愿望，已被送到延安——这个你在生命弥留之际仍全心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人民乃至全国人民读了你的遗嘱，正掀起悲愤的狂澜，汇成无敌的力量，誓死收复失地、驱逐强梁……

一首悲壮的挽歌，如长风滚过延安的上空，滚过神州赤县的上空：

黑雾笼罩了人间，
寒风呼呼地令人发抖，
那和暴风雨苦斗的大树，
枝儿折了，叶儿落了。

但是它播下了千千万的种子，
静默地埋在地深处。
当春天再来到，
它们会发芽，它们会抽条，它们会长大。
会长大，会长大，会长大！
长成参天的森林，
结成民主之果；
长成参天的森林，
开放自由之花。
.....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在韬奋先生逝世的第二年，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取得了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劫后余生、满目疮痍的民族终于在苦难中抬起了头！

如磐的黑夜即将过去。当着饱经创伤的人民载歌载舞、欢庆民族解放时，怎能不更加怀念已经长眠于地下的英雄？

韬奋先生生前最敬佩的朋友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代表中共中央、代表全中国人民亲切致电韬奋夫人：

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欢喜，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

韬奋先生，你像是一颗晨星，陨落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夜空了。但正如周恩来同志满怀激情地指出的：

现在，韬奋一生的光辉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报偿了！

在韬奋逝世的五年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冲破漫漫长夜，迎来晨曦、迎来曙光！一九四九年七月，当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同志深切缅怀英烈，追思韬奋先生鞠躬尽瘁、献身人民的一生，再次题辞：

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韬奋生前所拳拳于心的伟大祖国已步入一个崭新的纪元。今天，且让我们穿过历史的悠悠岁月，去追寻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的足迹，以遵循着他所走过的道路更加奋勇地前进吧……

第1章：望子成龙

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坐在桌旁。桌上放着一本书和一根两指宽的竹板。

韬奋背向父亲，正绞尽脑汁在费力背诵着那本《孟子见梁惠王》。父亲表情严肃，两眼紧盯着书上的每一个字，当他抬起头看着韬奋的后脑勺时，这准是韬奋背书背到这儿“卡了壳”。

“下面一句该是什么呢？……下面一句……下面一句”，韬奋越想越急，那张清秀童稚的脸上，双眉蹙紧了，宽宽的额角上不由渗出了细细的汗珠。

父亲并不给予提示，提起竹板在桌上敲了一下。韬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更加结巴起来。于是父亲提示了一个字，高声断喝道：

“转过身来！”

韬奋不得不情愿地转过身。父亲拉起韬奋的手平摊在桌上，拿起竹板狠狠地打了下去。韬奋痛得一下流出了泪，但还是忍住了哭，回过身去再背。

不幸又有一处卡壳背不下去，父亲提示了一个字，再狠打一板，韬奋继续呜咽着背那本前世冤家似的“见梁惠王”的“孟子”。

在八岁的韬奋的眼里，父亲永远是严厉的，甚至是不近人情的；但在父亲的眼里，孩子永远是要“教”的，不光请先生教，还要用戒尺“教”，因为父亲也是在这样的“家教”中长大的。

韬奋的爷爷邹舒予，小时候家境已败落，生活十分贫困，经发愤苦读，考中一个七品小官，在福建永安做了几年知县，后来由于为官名声好升迁为延平知府。他出身贫寒，极力清廉自持，以“书礼传家”作为心愿。

韬奋的父亲邹国珍，承继了祖辈的志愿，虽然穷得一文不名，但还热心于集资办纱厂。结果工厂没开成，反欠了一身巨债，弄得穷困潦倒，一直郁郁不得志。

出身于浙江海宁的韬奋的母亲查氏，是一个聪明、贤惠、勤劳的妇女，知书识礼，性格很是温柔敦厚。

韬奋是长子，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生于福建永安。父母给他起名恩润，乳名荫书。“韬奋”，则是他主编《生活》周刊以后起的笔名，意指“韬”光养晦，“奋”斗不懈。

在韬奋五岁那年，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为了不辱自家的“书香门第”，他和中国大多数文人一样，都指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学有所成，出人头地。于是，父亲决定亲自给儿子启蒙。

父亲给韬奋读的第一本教材，是那本世代沿袭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所上的第一课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五岁的孩子，机械地跟着大人一遍一遍地念，直念得口干舌燥、味同嚼蜡。父亲教了几遍，忙自己的事去了。留下小韬奋一人，坐在客厅的炕桌上大声“诵读”。一个对世界上

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的孩子，却被关在屋内，黑天白日地读这种单调而又浑然不知其意义的书，自是苦不堪言。

由于父亲平素公务缠身，没有时间细细管束儿子的学业。母亲认为，该从长计议，既然让儿子读了书，就该请一位正式的先生。所以尽管家里穷得几近一贫如洗，时常是没米下锅，要到附近的大庙里去领取施舍给穷人的“仓米”来维持生活，善良的母亲还是咬紧牙关节衣缩食，甚至帮人家做女红，积攒钱请来了一位家教先生。当时请一位先生，除供膳食外，每月“束修”只需四块大洋。但这对母亲来说，已是很费筹措的事了。

韬奋读到九岁的时候，家塾先生每月的“束修”已加到十二元大洋，比初学时，增加了两倍。由于付出的代价大了，父亲对儿子的要求也更高。每到年底，就要“结算”一下儿子一年中的“收获”如何。

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便动辄施以“戒尺”。

看见自己心爱的儿子挨打，坐在一旁做针线活的母亲每每心痛不已，却又不敢让丈夫或儿子感到有同情之意，只得狠着心断断续续地颤声说着“打得好，打得好……”

那时，懂事的韬奋已经知道，母亲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自己，勉强说声“打得好”，为的是自己能上进。

背完了半本“梁惠王”，母亲赶快放下手中的活儿，拉起儿子的小手一看，眼泪忍不住扑簌簌掉了下来，只见手掌被打得肿起有半寸高，向灯光中一照，通亮，竟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母亲将韬奋紧紧抱在怀里，把他放到里屋的小床，轻轻把被褥盖上。看着泪已流干、睡眼迷朦的小韬，

奋，禁不住心痛地在儿子额上吻了又吻。

深夜，韬奋从睡梦中醒来，朦朦胧胧地觉得灯光亮得刺眼，他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探起身子一看，透过蚊帐，他望见母亲正独自一人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一时间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感念之情。他知道母亲手上的鞋正是给自己做的。想到白日里母亲那般辛苦操劳，深夜了还要替自己做鞋，便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很想起来在母亲身边坐一会儿陪陪母亲。白天，他受着子曰诗云的熏陶，浑浑噩噩，像闷坐在牢狱。最大的享受，就是坐在母亲身边，听慈爱的母亲绘声绘色地给他讲各种故事。此刻，他多想又坐到母亲身边去。但是他知道，自己如果说要起来陪陪母亲，母亲肯定不允。便想了一个借口：他叫了一声母亲，说天太热了，睡不着，要起来坐一会儿。果然，母亲允诺他起来坐在自己身边。

这时，四周万籁俱寂，只有窗外寂寞的小虫儿在“叽叽”叫着。韬奋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额头上晶莹的汗珠，静听着屋内墙上的挂钟响着单调的嘀嗒声，和母亲纳鞋底抽线时发出的啞啞声，心头感到有种说不出的歉疚。他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更加用功地读好书，决不能辜负了母亲对自己的一片爱心。

一九一〇年春季，韬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福州工业学校。

韬奋学习十分刻苦，能写一手好字，成绩一直在全班名列前茅。和他同班的小叔叔邹国珂记性比韬奋好，但因贪玩功课不如韬奋。有时，小叔叔题目做不出来，便图省事去问韬

奋。韬奋从不因叔叔而徇情，一脸认真地告诉他：“叔叔，你要用心念书。你应当自己去好好想想，不要以为我会告诉你。”小叔叔无奈，只好自己做去。但做完了，便又端起小叔的架子，对韬奋直呼小名：“书书，你看我做对了没有？”这时，韬奋如果看到叔叔做对了，便会高兴得和他拥抱起来。转而又鼓励小叔叔：“你应当把我也比下去。”

韬奋的苦学，使父母很感到慰藉。因为他们深望于韬奋的，也就是他能光宗耀祖，长大做官。但是其时在韬奋幼小的心灵里，却已生长了爱憎分明的进步思想的萌芽。

在福州工业学校读书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十六岁的韬奋对孙中山领导的这次革命热烈欢迎。特意约了几个同学到福州的“二妙轩”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穿西装、梳分头的照片留作纪念。不久，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路过福州，韬奋也挤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并偕同学到大学部聆听孙先生的演说，表示他的倾慕之情。后来，中山先生不幸病逝的消息传来，韬奋不禁为之“震悼下泪”。他对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直怀着十分的敬仰和钦佩。

而对于晋代的郭巨，这个历来被封建社会列为“二十四孝”之一的“大孝子”，韬奋却敢于严厉痛斥。有一次，他的六叔国玖曾以“郭巨论”为题，要他作文。韬奋大胆地提出，郭巨为了奉养母亲，竟以埋儿获金，这是没有人性的残忍行为，不值得效法和歌颂。否则，会使一些人去杀人以媚君，造成社会祸害。韬奋小小年纪而有这种“忤逆”的思想，令他的族人都深为惊愕。

一九一二年，韬奋十七岁。父亲为了要他将来做一个工程师，以继承他未竟的实业救国的事业，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读书。当时的南洋公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科学学校，学生由附属小学毕业就可直接升中院，中院毕业可直接升上院。所以无论谁，只要一跨进这座附属小学，就好像是进了工程师的摇篮。

刚进校的时候，韬奋并不明确当一个工程师究竟是怎样一种作为。只是模模糊糊想到，工程师能造铁路。做了工程师，每月有着千儿八百的薪俸，可以贴补亏空的家用了。但他隐隐感到自己的天性不适合当工程师，可又碍于父命难违。

要做工程师，首先对于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要有浓厚的兴趣。可是韬奋似乎缺少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家塾里跟着老夫子读诗书时，并没数学之类的功课。所以韬奋进附小后，最怕的课目便是数学。偏偏教数学的是位老先生，上课尤其认真，经常布置作业。自小对什么事都执著认真的韬奋，便以十二分的不悦和十二分的努力去做这些索然无味的功课。虽然，他的各门功课都在班上出类拔萃，但心里仍然格外沉重。以后在他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感叹：“每遇着上数学课，好像上断头台似的。”

第2章：梦想成真

在南洋公学附小，韬奋最感兴趣的科目是语文和历史，最喜欢的老师就是教习这两门课程的年级主任教员沈永耀先生。

每当上课时，沈先生在教室门口一站，叽叽喳喳的教室立时鸦雀无声。沈先生衣着并不考究，但整洁得体，给人一种精神挺拔的感觉。他的讲课条理清晰，生动有趣，从不照本宣科，也从不讲那些让人腻味的参考材料。沈先生对于学生似乎永远是和颜悦色，对教学认真，又从不令人难堪。所以学生们都尊敬他，也使韬奋对他和他所上的语文、历史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韬奋读书好提问，不管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沈先生都能给韬奋以满意的回答。

先生每星期布置一次作文。他批卷很严，最好的文章，在题目上给三个圈，其次两个圈，再次一个圈。此外如一篇文章中有比较精彩的句子，则加双圈。所以每回作文卷子发下，同学们都迫不及待地探听谁有三圈，谁有两圈，谁得一圈。下课后，还要争相比较谁的句子得的双圈多。也有的同学卷子刚一到手，就偷偷地藏到课桌的抽屉里，那显然是卷面上一个圈都没有。韬奋是不用把卷子深藏的，因为论得圈数，他在全班总是领先，但韬奋从不倨傲。

后来进了南洋公学附中，韬奋最感兴趣的又是一位语文老师。他叫朱叔子，讲一口太仓土话，令上海的学生听来格外有趣。朱先生讲解古文，照例是读一段，讲一段。读的时候，他似乎调动全身力气，直着嗓子埋头苦喊。读到精彩处，更使得额上的筋一条条凸现出来，面色涨得似红脸关公，全身随着“声浪”的冲击不住颤动。此时，无论哪一个善打瞌睡的同学，都不得不为之怵然。

朱先生每两星期布置一次作文。每次都把所批改的作文卷子订成一厚本，带到课堂里来。然后从第一名讲评起，遇到同学的作文卷里有好句段，他也运用读古文时的高八度的声调。

朱先生改文章很有本领，每改一字都有他的道理。不论谁的文章，只要有一句精彩的话，他都不会抹煞。他能设身处地从学生的立场和思想考虑。每次韬奋都能从他那独具特色的讲解和有针对性的文章讲评中受到启发。

韬奋在后来谈到沈永癯先生和朱叔子先生时这样叙述他所得到的写作的要诀，“写作的内容必须有个主张、有个见解，也许可以说是中心的思想。否则你尽管堆着许多优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我每得到一个题目，不就动笔，先尽心思索，紧紧抓住这个题目的要点所在。古人说‘读书得问’，这也许可以说是要‘看题得问’：你只要抓住了这个‘问’，便好像拿着了舵，任着你的笔锋奔放驰骋，都能够‘搔到痒处’。”

自从进附属中学以后，韬奋遇到问题仍常常在夜间跑到附小的沈永癯先生那里请教。当然，另一个吸引韬奋到沈先生那里去的地方，便是沈先生的书橱里有着全份的梁启超主

编的《新民丛报》。韬奋每次去几本几本地借出来看，简直爱不释手。韬奋感到，梁先生那激昂慷慨、淋漓痛快的言论，那对于当前政治的深刻的评判，对于实际问题的敏锐的建议，在他那枝带着情感的笔端奔泻着，实在令人非终篇不能释卷。

但使韬奋很为苦恼的是在夜里不得不自习那讨厌的数学题。学校作息制度很严，晚十点钟照例要熄灯睡觉。韬奋研习完数学，往往熄灯铃打过了，他只得偷点着蜡烛躲在蚊帐里悄悄地看，总要看到两三点钟才依依不舍地放下书本，吹灯睡去。可书上的一篇篇有声有色的传记仍然萦回脑际，以至睡梦里还看见了那意大利三杰和罗兰夫人……

除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韬奋还对上海《时报》上远生写的《北京通讯》着了迷。每次到阅报室里去看报，先要注意《时报》上有没有登着远生写的特约通讯。他觉得远生的通讯有两大优点：第一是他的采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韬奋对远生通讯的内容和写作技巧都由衷佩服，由此他热烈憧憬着自己将来也能成为一个像远生那样的新闻记者。

韬奋升入南洋公学附中后不久，正逢他父亲失业在家闲居，家庭经济发生严重困难，韬奋的学费和日常费用成了大问题。十八岁的韬奋明白不能再依赖家里，自己长大了，不能再让父母操心，要自力自强，靠自己去挣学费。但是上哪去赚钱呢？

这一天，韬奋在学校的阅报室看到《申报》的“自由谈”栏目登着请领稿费的启事。韬奋豁然开窍，我何不也去投稿？这

样既锻炼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又可以得些稿费。但提起笔来，韬奋又犹豫了，写什么呢？自己社会阅历少，对生活观察不够，实在没什么可写。突然他抬眼望去，阅报室书架上摆放着各种英文杂志，对啊！为什么不可以从中选择一些东西呢？

韬奋马上借了些外国的体育杂志、科学杂志等，从中挑选出一些篇幅较小的有趣的内容试着翻译，其中有关于卫生与健康的方法，以及科学上的诸种发明等。连续几天，韬奋利用课余时间，一口气译完好几篇，寄了出去。

几个月过去了，寄出的稿件却如石沉大海。韬奋天天都去图书馆，查看《申报》，每次都扫兴而归。后来韬奋干脆不看了，只要一有空暇，就尽力找资料翻译，然后投稿。如此这般“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终于有一天，当他无意中翻开报纸，居然看见自己的文字登了出来。韬奋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题目下的署名确是真切地写着“谷僧”两字，这是韬奋当时信手拈来的一个笔名。此后，报上又陆续地连着发表了韬奋的几篇译文。

终于到了结算稿费的时候了。《申报》上那个请取稿费的启事里，清清楚楚地写着韬奋的笔名。当天，韬奋便和同在南洋公学求学的弟弟一起到棋盘街上一个刻图章的小摊上刻了一枚私章，然后兄弟俩兴冲冲地去《申报》馆领稿费。

路上，稚气的小弟羡慕地对韬奋说：“哥，你真了不起，想干的事，总能干成。”

“我一直也是跟沈先生学的，”韬奋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试一下自己是否能像先生那样，凡是做了一件事，就认真去做，埋头做下去。”